

AO NIAN GU SHI DA JIN KU SHU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社 编

审案定案故事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SHAO NIAN GU SHI DA JIN KU SHU

## 审案定案故事

---

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苏州日新印刷包装集团公司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1 字数100千  
1995年7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

ISBN 7-5346-1410-4

---

I·297 定价：4.50元

责任编辑 颜煦之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巧断残尸移尸案	1
一网打尽	7
海滩谋杀案	13
家贼难防	20
河滨街凶杀案	27
半根火柴	33
断指案	38
红发会	50
真假女婿案	57
布朗神父的推断	67
柜中案	70
牛舌案	77

七只黑猫	82
马斯格雷夫礼典	93
炕床下的秘密	102
爱多嘴的冒牌侦探	108
“段神仙”断案	115
金雀花与波斯猫	119
空中巨款失窃案	129
孝子弑母案	132
绑匪就是他	136
是自杀还是他杀	145
加冰块的威士忌	152

## 巧断残尸移尸案

中国东汉时期，有一位姓周名纡的人。这年他被调到召陵这地方任职。这职务并不算大，只相当于一般的县令。当时的县令不仅要管全县百姓的生产生活，还得处理民间的刑事案件。周纡办事认真严格，容不得属下人有半点徇私枉法，因此那些惯于仗势欺人、以权谋私的下属，都对他怀恨在心。

这天一早，周纡还未上县署衙门办公，只见家人周贵急急忙忙跑来，一进门就气喘吁吁道：“老爷，老……老爷，事情不好，一具死尸！一具死尸！”

周纡正在穿官服，道：“瞧你，老脾气总是改不了，有话慢慢说！”

周贵道：“是，老爷，今天一早，白马寺寺门上发现一具死尸，手脚都断了。一大堆人围着在看呢。”

周纡道：“是刚杀死的吗？”

周贵闹不清，说：“小人也挤进去看了一眼，地上没有血，不像是刚杀的……”

周纡道：“嗯，知道了。我等会儿去查看查看，你跟我一起去。”

接着，周纮嘱咐了周贵几句，周贵连连点头，一一答应。

在去衙门的路上，周纮暗自在想：按常理，一个凶手杀了人，或掩埋，或毁尸，隐匿自己的罪行还来不及，为什么这凶手不但不掩蔽，反而要将尸体弄到人来人往的通衢大道来？如此，只能有两个目的：或者是恨极了死者，故意将他弃尸示众；再不，就是向官府扬尸立威……正想着，已到了县署。

果然，他一升堂，衙役就来报，说今日清晨在白马寺大门上倚着一具断肢尸体，吓得白马寺的和尚连大门都不敢开，现主持方丈已在衙门外等待传唤。

周纮问：“这死尸可有人来认领？”

衙役道：“回禀大人，小人也问过，没人认领，想来只是一个过路的外地人。”

周纮又问：“有没有明显的嫌疑者？”

衙役回道：“暂时还没有。”

周纮道：“如此说来，这是一件无头案，我得亲自去问问这个死人本人了。”

衙役听周大人说话蹊跷，不禁愣了一愣，但又不敢驳回，只好硬着头皮道：“是。”

于是周纮就带了一应衙役到白马寺去了。

白马寺位于县城最热闹的地段。寺前有偌大一片广场，众百姓见平白立了一具尸体，正围着看热闹。如今听说周大人要亲自向死尸问话，益发动了好奇心，直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挤了个水泄不通，人人都争着来看这个热闹。

衙役用绳子圈出一片空地，将观众赶在圈外，然后在离尸体十步处摆上公案和椅子。周大人则大模大样坐了下来，大着声音道：“本官今天特来查询这段官司，望四众百姓安安静静待着，不得喧闹！”

众百姓见周大人真的要问死人，无不惊奇，有人以为他中了邪，得了疯病，也有人怀疑他装神弄鬼，想蒙骗百姓。当然，亦有独具慧眼者，知道周大人今日这番做作，定有奥妙。此时，只见周大人提高声音问道：“无名死者，你从实说来，本官自当替你报仇雪恨。”

他侧着耳朵认真听了好一会，这才说：“这说什么？……嗯，想是伤后无力，声音提不高……那只好待本官走近来听了。”

说着，他从从容容站起来，踱了过去，一直走到尸体紧旁，这才站下，定睛细细打量。

这是一具冰凉僵直的男人尸体，死了少说也有七八十个时辰了，年纪是约莫五十开外，泛着青光的秃脑袋无力地垂在胸口，脸色灰黄难看，衰老干瘪，一领粗布单衫掩盖不住他那瘦骨嶙峋的胸部。他身材矮小，双手双脚已被剁了，只是并无血渍粘附。只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来，想来这是死后被人砍掉的。因为已经剁断了手脚，只是连着些皮肉，故而虽说站着，其实只是依着寺门靠着，好在这时天气已冷，一时三刻倒不会腐烂。

周纾道：“好吧，你先说来，姓甚名谁，什么地方人氏？”

他凑近去听了一阵，点点头，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问罢又凑近去侧耳细听，点点头，再问：“你与人何怨何仇，为什么这人要将你这般残害？”

停了会，他又凑过去听，过后，追问一句：“什么？有这等事！你再说一遍！”

……

此时，围观的百姓站在十几步外，看着他与死尸一问一答，十分热乎。这样的审讯进行一顿饭功夫，周大人这才心领神会地一点头，道：“是了，这事多亏你还记得清清楚楚，要不，本官倒真要费一番周折呢。”

接着，他又吩咐道：“来人，该案本官已经问明，可将这尸暂时收殓起来。”

说着，周大人就带着一众衙役，回县署去了。

众百姓一时散开，纷纷议论这难得一见的怪事。

且说周纡回到衙门，第一件事是传今日一早守四道城门的官兵来县署，询问今日一早有什么人载了稻草进城。守兵回话：西门和南门各有一个。南门那个是一个乡农，西门那位是本县担任税收职务的陆德裕。陆德裕是熟人，进门时还与守兵打过招呼，说他昨夜宿在岳父家，岳父送一车稻草给他过冬，所以顺便捎回。

周纡听罢，派出两拨公人。一拨去查访南门进城乡农的稻草下落：一拨则出城查访，有没有人见过死尸或可疑的情况。

两拨人调遣才完，家人周贵又匆匆进来，附着周纡的耳朵禀报。周纡听后，十分高兴，拍拍膝盖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过，办这事还是小心为好，咱们且等这两拨公人的回话才说。”

中午前，南门一拨差役来回话：这乡农的稻草已卖给城门附近李四家，稻草尚在。

不久，另一拨差役也回来，说离西门6里处的路亭上，昨天下午还有人见到一个外地来的乞丐讨饭，病倒在地上，今晨一早已经不见。后经看到过乞丐者辨认，白马寺门外的死者，确是这乞丐无疑。

周纡听后，略一沉思，吩咐午后县署里再次升堂，属下一应官吏都得到县署报到。

饭后，一待人数到齐，周纡突然翻脸，丢下一根竹签，喝道：“来人，将陆德裕拿下问罪！”

几个衙役一声吆喝，上前将陆德裕拉到堂上跪下。

陆德裕大叫道：“大人冤枉！卑职到底犯了什么法？”

周纾道：“大胆陆德裕，你昨日杀了西门外五里亭上的老乞丐，将尸体掩在稻草之下，今日一早又移尸到白马寺门口来。你杀人移尸，该当何罪？”

陆德裕顿时神色大变，叩头如捣蒜一般，结结巴巴道：“大……大人明鉴，小人实……实在没有杀人。”

周纾道：“你砍断人的双手双脚，与杀人何异？”

陆德裕战战兢兢道：“小人该死，小人砍……砍时，他早已死透了的。”

周纾道：“那你为何要残尸移尸？”

陆德裕额头汗如黄豆般滚下，半天才讷讷说。“大人明察……大人平……平日对属下……未免……严厉了些……小人一时冒犯，想出个难……难题大人做做……不料大人断案如神，……小人实在该死，还望大人从宽发落！”

周纾明知这乞丐不是他杀的，见他招了，就叫他画了供，吩咐按残尸移尸骚扰百姓论罪。

陆德裕被押进牢房。众人散了。周纾兴冲冲回到家里。这时，家人听说这么一件奇案，一天功夫便破获了，都来道贺，一面问起他是如何破案的。

周纾捋着胡须，笑吟吟道：“我见这具尸体的杀者不但不藏匿，反而搬到热闹场所来，便觉得事情古怪，分明是这搬尸的人不是杀人的人。我故意说要亲自审讯死人，一是让众人看看，再私下察访干这事的人神情有何异常。二是要仔细查看尸体上有什么蛛丝马迹。在我同尸首对话时，我借此细细察看，只见尸体并非是被人杀的，而是饥病交加而死，他的双手双脚是死后才被人剁断的，因而我心里有了底。再则，这人是穷困而死，不是有钱财的人，这种人不太可能与人有深仇大恨，更不会有人谋财害命。再仔细察看，发现死尸的头发、嘴巴里粘有一些稻

芒草屑，想是被人盖上稻草载到白马寺来的。城里少有稻草，如果带着大捆稻草必然要引人注目，想来总是城外运进来的。我便派人去查访。查明今天一大早运草进城的只有两人，一人已有着落，一人便是陆德裕。我在审尸之前，已让周贵在人群中观察众人的反应。周贵回来报告，说当时只有陆德裕十分的留心着意，眼睛离不开我的一举一动，事后还在说我装神弄鬼，不知想搞些什么。两厢一对照，再加上他平日里对我的严加治理，啧有烦言，所以我就断定是他搞的鬼，结果一讯即服。”

这一件看上去神秘莫测的案件，经他一番分析，也就清清楚楚了。

（张 彦）

# 一网打尽

1987年年初，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警察戴维·格林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奉命装扮成专门劫持满载烈酒卡车的歹徒，旨在渗透进这个州的黑手党的内部。他蓄着长发，手腕戴着昂贵的金链镯，身穿聚酯衬衫，系着色彩鲜艳的领带，驾驶着林肯牌黑色高级轿车。他出入于高级餐厅，与他交往的都是一些“神龙见尾不见首”的神秘人物。

六个月之后，他终于同这个州的黑手党头目、年过80但仍牢牢掌握大权的格阿尼雷接上了关系。但他只不过是充当一个杀杀冲冲的小伙计而已。他掌握不到黑手党的中枢机密。所以他仍卧薪尝胆，苦心经营，争取当一名骨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在他劫持一辆货车后，飞速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突然，从斜刺里冲来一队摩托警车，向他包抄过来。他当机立断，将货车横在路中，挡住了摩托车队，自己则在混乱中潜入公路旁的树林里。接着又和追踪而来的警察展开激烈的格斗和枪战。虽然他身负重伤，但摆脱了警察的追捕，重新驾着货车回到了黑手党的隐匿地点。

这次成功的行动，使他有幸受到了格阿尼雷的召见。召见

仪式颇为特殊。地点设在一个宽大的地下室里，这里装饰豪华，摆设考究，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他是被蒙着双眼引到地下室来的，但地下室里空无一人。他扯下了蒙在眼睛上的黑布，等了好一会，格阿尼雷才在众多的亲信簇拥下，突然而神秘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格阿尼雷一言不发。只见他微微摆了下手，就有一个亲信打开了电视放像机。电视图像上立即显示了那次格林在高速公路上与警察格斗的场面，这使格林自己看了也感到惊心动魄。看来这就是黑手党对党徒一种特殊的表扬形式。

然而，格阿尼雷并没有说一句夸奖的话，只是冷冷地说：“我们家族的每一个人的行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格林感到这事很蹊跷。那场与警察的遭遇战，自己明明是“假戏真做”，怎会留下摄像资料呢？他正纳闷时，地下室里突然发生了刺耳的警报声。这是在外面守卫的党徒发出的报警讯号。地下室顿时灯火全熄，那些如狼似虎的亲信们顿时慌作一团，四处逃窜，把他们的主子格阿尼雷挤倒在地。这个头目虽然还强作镇静，但毕竟年迈体衰，行动蹒跚，一时间也显得手足无措。格林立即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匪徒们也是在假戏真做。联想上次摩托警车在高速公路的突然出现，都是匪帮故意设置的，所以他们能拍摄到整个录像资料，目的是在考验自己。他想到这里，干脆就将这场假戏真演到底。他一个箭步窜到格阿尼雷的身前，用自己结实的身躯护卫这个黑手党的头目。

果然，没隔多久，地下室又响起解除警报的信号。格阿尼雷微微露出笑容，在格林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算是对他的表现表示满意，就这样，格林逐渐取得了格阿尼雷的信任。格林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此成功，终于成了格阿尼雷的得力助手。

一天下午，格林和往常一样，同格阿尼雷以及他的亲信们在一家餐厅会面。餐厅里光线幽暗，只有蜡烛的火光在桌上闪

烁着。他们订了晚餐，正密谈着交流着活动情况和下一步实施计划。突然，格林的警校老同学，现已转业到一家大公司当了科长的唐尼站在他们的餐桌前，在格林还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前，唐尼已在向他问好：“喂，戴维，你近来好吗？你还在当警察吗？”

这一普通的问候，简直要了格林的命。一瞬间，格林心想，自己要与这个世界永别了。等待着他的是黑手党残酷的刑罚。但他的应变能力极强。当即立起来，将唐尼猛推一把，大声喝道：“谁是警察？你以为穿了西装就能掩盖你的警察身份了吗？”说着他又紧逼两步，一手从唐尼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警察证件。当众亮了一下，随手扔在地上，并踩上一脚，大声喝道：“警察先生，这里没有你的事，快滚吧！”由于灯光暗淡，谁也没看清楚这个证件，但在座的人却是久与警察打交道的人，知道被扔在地上的确是一张警察证件。唐尼当时也一下子呆住了，凭着他当过警察的经验，知道这事必有缘故，赶紧拾起那张警察卡，走出了餐厅。

在场的黑手党徒，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歹徒，见过各种场面，并没留意刚才发生的事。他们依旧吃喝谈笑。但格林此刻的味觉器官全部麻木了，他一边品尝着精美的饭菜，一边紧张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仔细倾听，认真观察，还要对自己的言语斟酌词句。总而言之，他如此全神贯注，以致他不管是吃俄国鱼子酱，还是喝矿泉水，其味道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聚会终于结束了。但格阿尼雷单独把格林留了下来。格阿尼雷似乎漫不经心地随便谈到，要格林提供他在迈阿密市居住期间所结识的朋友姓名。格林深知这个老奸巨猾的黑手党头目又开始怀疑他了。他必须考虑对策。

格阿尼雷险露狰狞的微笑，催问道：“你说过去曾在迈阿密

成功地搞过多次行动，我想知道同你一道干的人的名字——请快说吧！”

格林在迈阿密干的是警察工作，他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当然也没有同伙。但他没有退路，就说出了迈阿密的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在迈阿密的一个惯盗，名叫哈里森。哈里森被格林捕获后就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耳目。格林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同伙”提供了出来，但不知哈里森是否思想有所准备，稍一疏忽，两人就有极大的危险。幸亏他事先考虑比较周密，对各种事态的发展都作了必要的准备。

再说那个在餐厅里露面的朋友唐尼，他出了餐厅，就将那张警察卡仔细地瞧了一下，他自己早已退出警界，已没有警察卡了，怎么会有警察卡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衣袋里呢？仔细看了以后就明白了，原来这张警察卡是格林的，格林将它握在自己的手中，假装从唐尼的口袋里取出来。唐尼进一步想：格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仔细检查了这张警察卡，并放在显影药水中浸泡，发现了在卡片的背面记录着一些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也记载着迈阿密惯盗哈里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他立即按这些地址和当事人通了话，在电话里千篇一律地说：“格林向你问好。”对方多数没有反应。但在与哈里森通电话时，对方却问起了格林的近况，唐尼便说起了自己同格林在餐厅邂逅相遇的经过。哈里森听了电话，思想上有了准备，所以当格阿尼雷通过情报网了解他的情况时，他却在事先犯了一件抢劫案，被警察局拘留了。

但格阿尼雷神通广大，利用了国家现行法律的空子，通过种种关系，居然设法将哈里森保释了出来，并指示他来同格林会面。好在两人配合默契，在言谈之中，并没露出一丝破绽。而在格阿尼雷的亲信中也有同哈里森合伙作过案的，他们并不知

道他已成了联邦调查局的耳目，所以彼此显得很亲热。

格林和哈里森在格阿尼雷的指挥下，继续劫持装载烈酒的卡车，兜售武器和冒牌手表，并经营一个赌场。所有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与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的密切关系，所以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尽管如此，老奸巨猾的格阿尼雷要他和哈里森两人共同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整个计划是由格阿尼雷制定的。他们只有忠实执行的义务，并无更改的权利。这项特殊的使命是抢劫一家规模很大的珠宝商行。

成败在此一举。格林只得依计行事。目标是本州的一家傍街靠河的珠宝商行。

这天，格林化装成一位妖艳的中年妇女，与哈里森装作一对夫妻，进入商行挑选珠宝。那时商行正要下班，职员们正在收拾珠宝，准备装入保险箱中。忽然，格林掏出手枪，指着商行职员，哈里森将柜子里的珠宝统统装入到一个橡塑小包囊中。前后只有三分钟时间，他俩已大摇大摆地冲出了商行，当着众多的行人面，跳入河中，潜入水底，这是一个多么胆大妄为的冒险行动！

大批警察闻讯赶到了现场。他们很快在下游的一个河湾处发现了两个人影，及至迫近一看，原来是两只充了空气的橡皮人，这也是格阿尼雷原定计划中的一个步骤，他以此来迷惑警方。事实上，格林和哈里森已拉着预先埋在河中的绳索，以惊人的速度游向上游的一个小河湾里了。

小河湾里已停泊着一只快艇。格阿尼雷带着亲信在那里接应他们。他们没有过多的交谈，格林把装着抢劫到的珠宝的小皮囊交给了格阿尼雷。按计划，他们将乘坐快艇一起逃往港口，然后再乘船潜逃外地。

当格林他们正准备登上快艇时，格阿尼雷却擅自改变了计划。他让格林他们从陆上潜逃，自己和亲信们乘快艇在水路逃跑，然后一齐到港口会合，他强调说：“这样可以迷惑警方，让他们无法集中力量追踪。”

其实，格林心中很明白，“港口会合”的说法纯属谎言，格阿尼雷此举分明是丢车保帅。即便警察追踪而来，一定也会先发现格林他们，格阿尼雷则可以携带珠宝逃之夭夭。不过，这样一来也正中了格林的下怀，他在抢劫珠宝时是装扮女人的，此时，经过长时间的水中潜泳，假发和脸上的脂粉已经冲刷掉了。但身上穿的是女装。他事先在小提包里藏了一只微型报话机。等格阿尼雷的快艇驶远后，他就用报话机与警方取得了联系。

正当格阿尼雷的快艇进入到离港口不远的地方时，警方的几艘巡逻艇已成扇形摆开，在等候着他们了，双方力量的悬殊，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格阿尼雷一伙全部被擒获。与此同时，另一队警察直捣格阿尼雷设在地下的巢穴，将匪徒们一网打尽。

以前警方虽然也知道格阿尼雷是黑手党的首领。格林在逐渐接近他时也多次有机会将他击毙或活捉。但黑手党的势力极大，单凭捉到一两个头面人物，而没有犯罪证据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派格林打入黑手党的中枢，在行动中，不仅人赃俱获，而且将这个团伙一网打尽了。

（方国荣）

## 海滩谋杀案

1月21日清晨，在日本福岗县一处荒凉的海滩上，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女的衣服整洁，脚上穿着干干净净的新袜子，仰面倒在地上，脸呈玫瑰红色。男的横侧着身子，脚上的皮鞋闪闪发亮，一尘不染，旁边有一只空的橙汁瓶子。

福岗警察署闻讯后，立即派刑侦人员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死者都在东京工作。男的叫佐山宪一，31岁，在一家公司当科长。女的叫阿时，是东京市区一家著名饭店的女招待。他们俩均因服用大量氰化钾致死，脸上的玫瑰色，就是这种毒药引起的显著反应。死亡动机像是殉情自杀。大概两人生前一直保持着痛苦的恋爱关系。

福岗警察署派侦探鸟饲重太郎来侦破此案。鸟饲重太郎工作刻苦认真。他接受任务后，首先到死者生前的工作单位去调查。调查结果却颇令人费解：作为殉情身亡的一对男女，周围的人几乎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前有过什么来往和接触。在女死者那个饭店里，招待员们的印象中，这两个人似乎是一对陌生的男女，在一夜之间，就一块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不过，在饭店里有位叫富子的美女招待，她提供了不同的线